



微型小说

回张铨

## 倒个儿

王局坐在会议室主席台上,说,今天啊,我带头,为灾区捐500元。王局拉开公文包,糟!里面只有几份文件,没现款。王局毕竟是王局,当着百十号干部职工,头上没冒一点虚汗。

王局示意台后正和郑秘书细语的办公室张主任,过来。张主任立马上前。王局附着张主任耳根道,借500元。张主任将自己的公文包递给王局,同时递上只有王局听得到的话:您自己拿。

王局拉开张主任的公文包,数出500元,对着台下挥挥手,将500元投进捐款箱里。

有王局带头,捐款箱很快吃得饱饱的。局里因此得到了上级的表扬。

接下来一些日子里,张主任心里一直燃着一把火。张主任想,王局在那样庄严的主席台上,单单向自己借钱,那不是十分瞧得起自己么?那些日子里,张主任举手投足,甚至很有些王局的样子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张主任不由开始设想:如果哪天哪个时间,王局给自己还钱怎么办?要收下钱,是肯定的。500元也是半个多月的工资呀。只是,怎样应对才得体呢?

有几次,王局的公文包放在办公桌上,鼓鼓的,像装有许多钱的样子。可是,王局都只向张主任交代一些公事。

退出王局办公室,张主任想,王局怎么忘记给自己还钱了?

一次发工资,张主任灵机一动,抢先冲进财务室,领下自己的那份儿,又代领下王局的那份儿。领下王局的那份儿,张主任走进王局办公室,把钱如数送到王局手上。

王局从百忙中抬起头,说,谢谢。

张主任盯着王局手上还带有自己体温的钱,莫名其妙地紧张。

王局问,有事?张主任说,没事。

退出王局的办公室,张主任想,王局怎么不给自己还钱呢?

后来的日子里,张主任总觉得心里眠着一条冷蛇。那蛇时不时被自己窝在心头的火烤醒过来,咬自己一口,又咬自己一口。

终于有一天,张主任走进王局的办公室。

王局见张主任似乎很激动的样子,问,张主任,有事?

张主任嗫嚅了半天,本想说,请你给我还钱。可话说出来却成了:我来给您还钱。

王局盯着张主任,说,你什么时候欠我钱?

张主任说,那天,全局干部职工为灾区捐款,在会议室主席台上,我报名捐500元,可我拉开自己的公文包,发现里面只有几份文件,没现款。我向您借,您就把公文包递给我,让我从里面取了500元。当时,郑秘书也在,她和您一起站在台后。

王局恍然,说,是吗?张主任点头,说,是。

王局伸出手。

张主任拉开自己的公文包,数出500元,递到了王局手上……



名家新篇

回王剑冰

古人有语,生于苏杭,葬于北邙。在邙山莽莽黄土之上,到处布满了高高低低的墓群。这些墓群依次排列开去,似在诉说着那些尘埋的历史。就在黄河岸边,邙山之巅,横向里现出一条沟壑,像谁猛舞利刃,在历史的深处划出一道裂痕,这就是鸿沟。曾经搅乱历史风云的鸿沟,让人发出无数联想的鸿沟。

这道沟,原口宽有800米,深达200米,原名叫广武涧,是战国时期魏国开凿的引黄济田的水利工程。当时的场景让今人难以想象:鸿沟的北面是滔滔的黄河,西南面则群山万壑。沟中滚滚的黄河水深不可测,沟的四周万木丛生,百兽哀鸣。其地势之险,是东西向的咽喉要塞。有人说,当取天下之日,中原在所必争。古往今来,中原多少战事如烟云过眼,唯鸿沟引出的故事成千古绝唱。

走进这个故事的两个人物,起先无什大名,却胸有大志。史有传闻,当以勾画万里长城的大手笔著称的秦始皇车队路过时,有两个人在赞叹之余,同时发出了不同的豪言。一说:“大丈夫当如是也!”一说:“彼可取而代之!”说前一句的较工于心计,后来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;说后一句的则少城府,鸿门宴放走了死对头,一把火烧了阿房宫,空做一场皇帝梦。鸿门宴与鸿沟都是鸿字起头,本没有自然的联



去年暑假大学同学毕业十年聚会,我率领妻儿远赴东北长春;短暂的欢聚之后,我们一家便打算去我心仪已久的延边。大学期间,延边逐渐成为我魂牵梦萦的一个梦,可那时候生活艰难,它在我毕业的时候就变成我的遗憾;而今,它终于走进了我的美好的想象当中了。

一下火车,就发现延吉的容貌跟我想象的差别非常大。火车站跟别的没有什么区别,小,站前广场也很脏乱。坐车穿过市区,道路破损狭窄,两边建筑破旧低矮,参差不齐。生活在那里的人,穿着与内地时尚人群并没没什么不同,没有看见一个身着他们特有的民族服装的。我原来脑子里的画面却是这样的:人们住的是各式各样的木房子,袅袅的炊烟从房顶的烟囱里缓缓飘出;妇女们短衣长裙,色彩艳丽,走在大街小巷,长长的裙幅随风摆动,摆动出她们优美婀娜的体态;男子们白色短上衣,深色坎肩,宽大肥硕的裤管晃荡着,晃荡出他们豪放豁达的民族风尚。可是,这里和我早就勾勒出来的

## 独家连载

# 我要富贵 (三十六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 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  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  
叛和纠缠

个批件,就发大财了。最少也赚个几百万,弄好了也许一两千万,那时,我们还愁什么。”

黄健说的这些,我们都知道,可是到哪儿去找这样一块地,凭什么给我们呢?

我们几个人都有些疑惑地看着他。

“搞金融、炒股、炒期货也赚大钱,可是,我们不懂没办法,但搞房地产,搞地皮,谁都能干,这不需要技术,只要关系就行。我现在跟着小跑,等摸清门道,我就自己干了。”

黄健一改以往要保持艺术家精神的形象和烟酒不沾的原则,自己倒啤酒,干了一杯又一杯。没想到文质彬彬的他,放开了,这么能喝。

“别人要有地皮,自己不就干了,为什么要给你?”

李伟有些不解地问。

# 历史的裂痕

系,但总让人感到有某种天然的巧合。鸿门宴之时,项羽大军40万,刘邦仅有10万。项羽若依范增计杀掉狡诈多谋的刘邦,便不会再有后面的鸿沟之争。偏偏项羽自恃高强而犹疑不定,失去了重要的一次机会,以至放虎归山,使之形成与项羽抗衡的军事阵营。鸿门宴是项羽的一个败笔,鸿沟亦然。项羽失去了最后的机会,其时是公元前202年,鸿沟西侧是刘邦的汉王城,东侧筑起项羽的霸王城。项羽势强,两军对垒,项羽主打,刘邦防守,项羽却屡失战机。一次激战中,项羽射中了刘邦的胸部,可还是让刘邦溜了过去。

两个鸿字,让项羽有了终生的遗憾。最终自刎乌江。项羽毕竟是项羽,其如果过江而去,汲取教训,重整旗鼓,历史还说不定如何写就。但项羽的性格决定了他只能以这样的结局塑造自己的形象。多少年后,一个忧婉的女子在一个梧桐更兼细雨的黄昏想起项将军,依然感叹不已:生当做人杰,死亦为鬼雄。李氏之类女子心目中的英雄,于刘项之间,非项莫属。成者英雄败者贼,这贼的骂名,怎么也安不到项羽身上。

在两军对垒、楚军久攻汉军无果的时候,项羽支起了一口大锅,欲把刘邦的老父煮了。而刘邦却要起了无赖,说:“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,曰‘约为兄弟’,吾翁即若翁,必欲烹而翁,则幸分我一杯羹。”不知太史公如何得知血肉横飞的战场上,这等糅合着残忍与机诡的情节。项羽太要名声和脸面了,人家的老爹没有杀掉,还和刘邦在鸿沟平分了天下。这对项羽来说可能是无奈之举,两年半的争斗中,刘邦已渐渐缓过劲来;而对于刘邦,则是一



旅游散记

回王月红

## 延边印象

画面一点都不沾边!

延吉的饮食是相当精致讲究的。我们晚上吃的是著名的朝鲜烤肉。厚厚的铁箐子,烧得很热,抹上油,然后把切得很薄的牛、羊肉片放在上面,吱吱啦啦,淡淡的白烟升起之后,喷香的烤肉味道就已经潜入你的鼻孔了。吃着烤肉,搭配着延边特有的各种腌制的小菜,喝上几杯啤酒,呵,那真叫一个美!

布尔哈通河穿过不大的延吉市,河面宽阔,水势很大。夜晚,从桥上经过的时候,河两岸已经没有什么灯光了,水面显得十分沉寂幽暗。但是,我能感觉到它的流动,安安静静地,它大概是不想弄出喧哗的声响,是害怕打破城市的安静吧。“布尔哈通”是满语,汉语是“绿柳河”的意思,可是,在那样安静的暗夜,我不能够欣赏到它两岸的柳树,也许是葱葱郁郁绿烟缭绕的吧?

延吉人懂得享受生活。他们不管什么行业,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,一律下班休息。我妻子想逛逛那里的商场,那天,到达延吉那家韩

种缓兵之策。其一旦羽翼丰满,便想遮蔽整个中国了。野心乘势,要比项羽来得十二分的凶猛。最终导演了一场历史上最有感染力的话剧,这场“霸王别姬”,让天地为之动容。当虞姬拔剑起舞,血别项羽,正是四面楚歌唱响之时。“力拔山兮气盖世,时不利兮骓不逝,骓不逝兮可奈何,虞兮虞兮奈若何!”英雄与美人,刀剑与热血,在那个凄婉之夜形成鲜明的对立。

鸿沟只是一个摆设,一个布景道具,然而,它又是煌煌史册中的神来之笔。这一笔是最有说服力的警言妙语。有人要将长江变成第二个鸿沟时,毛泽东没听那一套,“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”,这一警觉与历史紧密相连。刘氏建立汉朝之后,恐怕没有故地重游。这里说不上是他的光荣呢,还是耻辱。倒是多少年以后,一个叫阮籍的人信马由缰,来到这里,看着早已是断壁残垣的古战场,不禁仰天长叹:“时无英雄,使竖子成名!”这声叹息由着狂舞的洞风,飞扬了数千年,对其的认识却莫衷一是。那是个产生故事的时代,由鸿沟所派生出的诸多故事,足以让后人品味的了。

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,不管是秦始皇精心修造的长城,还是刘邦与项羽利用的这条鸿沟,都不能阻挡住历史的风雨。这风雨可以使长城颓毁,也可以将鸿沟填平。现在,其早已不再是深不可测,无法逾越了。它看上去是那么普通,就像一条干涸的河道,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险要。甚至让人想不出,这样的一条沟是如何能够将两支兵马分而拒之。黄土漫漫,芳草萋萋,顺黄河而来的风,腾挪漫卷,似搅起阵阵马蹄和喊杀的烟尘。

国货最齐全的商场的时候,四点半左右,在内地,正是商场生意火爆的时间,可是,根本想不到,在延吉,我们却被门卫拒之门外,他们下班要回家享受与家人团聚的快乐和温馨了。所以,在夜还不算深的时候,布尔哈通河就已经入睡了。延吉人喜欢过节日,不管是传统的像春节元宵清明端午,还是现代的像“三八”“五一”“六一”国庆,一律狂欢。据说,在节日前几天延吉市大大小小的酒吧和饭店的席位准会抢一空。并且延吉市的啤酒白酒节日期间有可能会脱销。延吉人拿到薪水之后,一般也很少直接回家,一准儿会约上三五个朋友,到饭店里猛撮一顿的。

从延边回来的时候,还是那一路的青山绿水,但那山那水渐渐地好像跟我熟悉了一样,成为我的朋友,让我在心里生发出浓浓的依恋之情。时隔一年了,那里的山那里的水,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,在我的心里还是那么清晰,还是那么亲切,让我怀念。

的地方。”黄健说。

阿香又从外面小卖店拎来6瓶啤酒,加了两个菜,今天是她和阿三做东。

她已经学会化妆了,眉修得细细弯弯,眼脸上抹着淡淡的眼影,圆圆的脸上还抹着淡淡的腮红,使她白皙的脸上透着一抹红晕,煞是新鲜动人,比她前段时间只知道把嘴唇涂得鲜红鲜红强多了。另外,她的神情也似乎活泼了许多,听人说话时,一只手托着下巴,斜斜地看着你,满有风情的样子,这一切都是阿莲的功劳。

黄健和李伟碰了一杯,说:“李伟,听说你爸是沈阳武警某某医院的院长,相当于师长?”

“你怎么知道?”李伟有些奇怪地问。

“哎呀,老弟这就别管了,中国人,谁不知道谁呀,咱们住了都快一年了。能不能让你爸介绍一两个人,咱们认识认识,余下的事,我全包了,有了这关系,啥钱都有了。”

李伟听提到他爸,我注意到他的脸“刷”就沉了下来,和我上次建议的时候一样。

“我来海口,就是不想靠我父亲,我靠自己,能混成什么是什么。”

李伟的话,硬得像石头一样,毫无转寰的余地。

黄健听他这样说,像没事一样,“嗤”地一声笑了,说:“喂,老弟,你不会是像我们一样,有人不能靠,有家不能回吧?算了,今晚咱们不谈伤心事,只喝酒、聊天。”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